

你懂我的爱

MY LOVE JUST FOR YOU

雪影霜魂◎著

爱你是一种默默的守候，哪怕错过了，我也会在原地等你。

在世间的千万人海中，总有那么一个人，
他的出现，会是你生命中的奇迹。
他最懂你，也最懂你的爱！

MY LOVE
JUST FOR YOU

新华语阅读时代纯爱代言人

雪影霜魂

倾情奉献，温婉绽放！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懂我的爱

雪影霜魂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仇人.....	3
第二卷 多事之冬.....	33
第三卷 对不起，谢谢你.....	79
第四卷 爱情的萌芽.....	113
第五卷 你懂我是为什么.....	154
尾声 等到连叶田田时.....	206
后记 总有那么一个人.....	211

第一卷 仇人

之前她一直没有仔细看他，只是眼角余光范围内有个穿一身黑色名贵西服的人影。这会儿认认真真一端详，那五官的轮廓都渐渐浮现出依稀熟悉的影子，她的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没错，是他，就是他！由一个名字，她认出了八年前的那个仇人。

1

晚上七点半，叶田田和两个漂亮女同事已经准时抵达某豪华私人会所。

这家位于 G 城市中心繁华路段某大厦顶层的会所装潢得优雅奢华，璎珞重重的水晶灯绽放着璀璨光芒，厚厚的手工地毯让脚步变得轻盈。透过明净的落地玻璃长窗可以俯瞰城市灯火流光溢彩，上仰夜空星辰璀璨。

如此琼楼玉宇般的场所，自然不是普通人来得了的。这里一向座上谈笑有显贵，往来无布衣，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陪衬在这些人物身边的，是一个个倾城倾国的美女。

在这种场合中，美女就如水晶灯、琉璃盏、翡翠盅、象牙箸一般，是昂贵、华美的陈设品。

叶田田和同事就是来充当陈设品的。今晚某机构的董事长在这里宴请宾客，她们应邀来做陪客。

她们供职的经纪公司规模中等，走秀规格不高，想要熬出头成为名模的机会非常渺茫，纯粹在吃青春饭罢了。青春很美好，青春也很短暂，因为都知道时光催人老，所以大都想趁青春美貌时为自己谋条好出路，多碰碰机会。

叶田田是公司为数不多的没有要嫁个有钱人想法的模特。她十八岁还是崇尚爱情至上的年龄，信奉有情饮水饱，对有钱人终成眷属的说法抱以稚气的鄙夷。

叶田田刚上大学不久，课余勤工俭学找工作时在网上看到这家公司招兼职模特。她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就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来了。面试后第三天她得到

录取通知，培训几周就正式开始接工作。

因为刚入行资历浅，加上年纪轻脸皮薄，叶田田目前接的工作大都是开业典礼上的礼仪模特或商场的走秀模特，内衣秀、泳衣秀是不接的。这样的工作以前也没安排过她，这次是因为原本安排的一位模特下 T 台时，不小心一脚踏空扭伤了脚踝，带着伤没办法出席。临阵换人，Jack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打电话叫她赶来顶上。

起初听说由公司安排去吃饭也算工作、也有收入，叶田田觉得难以置信。等到 Jack 给她大致解释一番何谓公关饭后，她又有些胆怯，怕自己应付不来。Jack 让她放心，说这种场合并不难应付，只要多微笑、少说话、举止斯文就行了。

“你们应酬的客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绝不会毛手毛脚乱来。他们一个个都是绅士，你只需扮淑女配合就 OK。好了，你先和沙美去她家换衣服和鞋，她的衣服、鞋子的尺码你都能穿，我让她先借一套给你。换好后就和她们一起出发吧。”

Jack 想得真周到，叶田田从大学宿舍赶来时穿着一身粉色休闲装，这身装束是肯定不能出席宴会的。

在沙美家换衣服时，那件无领无肩无袖的裹胸式黑色小礼服却让叶田田颇有些踌躇，因为感觉太暴露了。

沙美觉得叶田田很好笑，说道：“小姐，你是干嘛行的？模特这一行能害臊吗？几时让你走一场内衣秀你才知道什么叫暴露！”

看了一下衣橱里的其他衣服，叶田田赔笑道：“沙美姐，要不我换那件旗袍式的裙子好不好？”

“随便你了，真是麻烦。”

得到首肯，叶田田赶紧把黑色小礼服挂回去，另外拿出那件旗袍裙穿上，然后化妆。沙美一迭声地催她动作快点，这种宴会是不能迟到的，她们一定要在客人到之前到达，充当美丽的布景。紧赶慢赶，总算赶在预定时间准时到达。

进了会所，被人领进一间气派非凡的贵宾厅后，叶田田悄眼一打量，发现一共来了七八个女孩子，几乎个个都穿着很清凉、一件更比一件低胸的礼服裙。有一个似乎挺保守，一袭桃红长裙，从前面看裹得严严实实，可是一转身，整个雪白后背直至腰部一览无遗。

叶田田以前在电视上看明星走红地毯时见过类似的阵仗，但现在却是真人秀，自然免不了少见多怪。沙美有些不屑地一撇唇角：“你简直像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下人。”

来到这种地方，叶田田自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所见所闻均前所未有。她不可避免地有些拘谨，跟在沙美身边亦步亦趋，谨言慎行。

沙美来这家会所吃饭不是第一次了，她告诉叶田田今天请客的霍董事长比较大方，每次吃完饭都会派一个红包给前来作陪的美女们。除此外还另有交给公司的模特出场费，那笔费用公司要分成，这个红包则可以自己留着。

叶田田听了不免好奇地四处张望：“哪位是霍董事长啊？”

沙美说：“霍董事长现在不在，可能在里面那间休息室和客人谈话。一会儿他出来后看有没有机会介绍你和他打个招呼。”

八点钟晚宴正式开始，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霍董事长出现在贵宾厅，身边还跟着两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年轻人。

沙美立即眼睛一亮，压低声音对同来的另一位美女同事曼丽说：“哇，真没想到今晚居然还有青年才俊，以前这种宴会都是老家伙一堆。”

曼丽也笑着附和：“是呀，霍董事长的饭局我也参加好几次了，每次都是一帮阿叔阿伯在一起聚会聊天，简直闷死人。今晚这顿饭看来没那么闷了，起码有帅哥养眼，不用老对着皮打皱的叔叔伯伯们。”

的确，那两个年轻人年纪看上去至多不会超过三十岁，而其他客人目测年龄应该全在五十岁以上。在场的男宾一共有八位，作陪的美女们人数相等。排座时男女分插安排，每位男宾旁坐一位女宾，这是这种宴会通常的惯例。

落座时，叶田田被安排在霍董事长旁边，她的另一侧就是两位年轻人中的其中一位。他穿着一身修身合体的名贵西服，随意地朝她点头微笑了一下。那微笑浅之又浅，客气矜持中有含蓄的傲慢。

叶田田也微笑一下以示回应，并不刻意与之攀谈。这种应酬她没经验，就牢记 Jack 所说的多微笑、少说话、举止斯文。

宴会正式开始了，侍者轮番呈上的菜肴每一道都美观如艺术品。叶田田因为之前从没参加过这种高级宴会，餐桌礼仪也不是太明白，便仔细观察坐在斜对面的沙美的一举一动，跟着举箸或停匙。沙美身边坐着另一位年轻人，她正和他聊

得眉开眼笑。

客人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聊股市、金融、房地产业等。这些商业精英们的聊天内容是叶田田所不懂的，作陪的美女们也大都不懂。不过作为美丽的活动布景，她们不需要懂这些，只需要保持一副倾听的姿态，并时不时地报之以微笑就行了。

听着听着，叶田田渐渐察觉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很受赏识。在座的一群叔伯辈都在夸他，什么年少有为、后生可畏等。霍董事长看他的目光更是格外欣赏：“家骐，老连有你这么一个儿子真是可以享清福了。启明要是能赶上你一半，我就知足了。”

霍董事长的话让另一位年轻人面露愠色，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爸，可惜连家骐再好跟你也没关系。我再不争气也是你亲生儿子，有必要这样捧着别人踩自己儿子吗？”

气氛有些僵，这时候就是美女派用场的时候了。沙美赶紧笑靥如花地岔开话题，让气氛缓和下来。

霍启明板着的面孔渐渐松动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叶田田的脸色却变得苍白僵冷起来。她扭头看着坐在身边的那个连家骐，全神贯注的目光，像探照灯般定定地照在他的脸上。

应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注视，连家骐稍带几丝讶异地转头回望了她一眼。之前她一直没有仔细看，只是眼角余光范围内有个穿一身黑色名贵西服的人影。这会儿认认真真一端详，那五官的轮廓都渐渐浮现出依稀熟悉的影子，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没错，是他，就是他！由一个名字，她认出了八年前的那个仇人。

霍然立起，激动至极的叶田田想也不想就高高扬起右手，对准连家骐的脸颊倾尽全力扇了一巴掌。

“啪——”，清脆的耳光声震得满桌人齐齐愣住。事发突然，所有人都惊愕万分地睁大眼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沙美的嘴更是张得几乎能塞下一个鸡蛋。震惊过后，她最先回过神，慌忙离座过来把叶田田拖到一边：“你干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被掌掴后，连家骐的脸颊迅速浮起几道红色指痕。他莫名其妙又怒不可遏地站起来，盛怒之下仍然尽量维持风度，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冰冷的声音：“这

位小姐，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以致要挨你一巴掌！”

叶田田瞪着他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吐得缓慢有力：“连家骢，你还记得叶振雄这个人吗？我是他女儿。”

她的提醒很有作用，连家骢闻言一震，再看向她的目光怒气骤减，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意想不到和难以置信。好半晌他才说话，眸中神色异样、复杂：“原……来……是……你。”

沙美听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但现在明白所以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她们是公司派来吃饭的，叶田田却在宴会上打了霍董事长的贵客，这怎么可以呢？她赶紧劝叶田田向连家骢道歉。

叶田田断然否决了沙美的道歉要求：“什么？要我道歉？我恨不得再扇他两耳光。”

沙美急了，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训斥道：“小姐，你不要这样意气用事行不行？今晚你来这里是公司安排的工作，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呀？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会得罪客户的？霍董可是公司的大客户。”

叶田田自知自己的行为会对公司造成影响，但是她实在没办法控制自己。她不可能向连家骢道歉，也不可能继续若无其事地陪着吃完这顿饭了。

“对不起，霍董事长，我破坏了您今晚的饭局，在此郑重向您道歉，请您原谅。另外，也请您不要因此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不良看法，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明天我就会向公司引咎辞职。现在我先告辞了，再见。”

2

离开私人会所后，叶田田没有回学校宿舍，而是转两趟车回了家。半路上 Jack 的电话就追来了，气急败坏地把她大骂一顿。

“小姐，你有没有搞错？今天晚上让你去那家会所吃饭是公司安排的工作，你却动手打了霍董事长的贵宾。大客户都被你得罪了，早知道这样宁可少一个人也不安排你去。你们这些小女孩就是这样意气用事，完全不考虑公司的利益，没有职业操守……”

虽然站在个人立场上，叶田田自认甩给连家骢的那一巴掌打得理直气壮，但站在公司立场她自知理亏，只能一声不吭地任 Jack 责骂。好在他骂得正起劲时，手机突然嘀嘀地响起了断电提示音，而后直刺耳膜的训斥声就中断了，让叶田田

暂时得了一个耳根清静。

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叶田田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门一推开，客厅墙壁上父亲叶振雄的遗像正迎着她。其人虽已逝，音容笑貌宛如昨天。

叶田田的母亲田娟刚刚睡下不久，听见开门的声音很意外，她披衣迎出来：“田田，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叶田田欲言又止，终究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妈，人家想您了嘛。”

田娟宛尔一笑：“这么大了还撒娇。肚子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碗面？”

“不用了，我不饿，妈您快去睡吧。小心着凉。”

把母亲推进卧室让她重新睡下后，叶田田独自在客厅对着父亲的遗像端详。看着看着，泪水不受控制地溢满眼眶，模糊了视线中那张慈祥的笑脸……

八年前，叶田田十岁，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一家三口过着平凡却幸福的生活。但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场惨烈的车祸，让一切都改变了。

至今叶田田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一切原本都很好、很温馨，父亲那天破例没有加班，早早回来教她做功课，又亲自下厨做了几道拿手好菜，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晚饭。然后父亲说有点事要出去一趟，她当时还拿了皮鞋给他换，学着妈妈的口吻交代：“早点回来啊！”

父亲笑咪咪的，抱起她用力地亲了一下：“好的，我的宝贝闺女。”

可是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九点过后，母亲正安排她睡觉时接了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就哭了。一边哭，一边又把她从被窝里拉出来重新穿好衣服，然后疯了似的拖着她赶去医院。医院等待她们的是一张洒着大块血迹的白被单，被单下的父亲已经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告诉她们伤者送来途中就已经宣告不治。

父亲就这样死了，母亲哭得撕心裂肺。十岁的她虽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死，但是母亲的悲痛欲绝让她也跟着号啕大哭。哭累后她沉沉睡去，第二天睁开眼睛时她习惯性地叫爸爸，每天早晨都是爸爸叫她起床的，可是这一天却没有父亲的笑脸迎接她，以后都不会有了。她终于明白死是什么，死就是没有了，永永远远没有了。她再也不会再有父亲了，父亲已经与她永别。

父亲死于交通事故。当时他正步履匆匆地过马路，一辆超速行驶的小汽车把他撞飞老远。撞上他的司机不但没有停车救人，反而还加大油门逃掉了。虽然事

发后一个小时内肇事司机又主动向交警部门投案自首，那是个年轻的大学生，驾驶的是自己的私家车。他陈述说当时撞人后太紧张了才仓皇逃离现场。但是叶田田和母亲都无法原谅、也不能认同他的说辞。因为车祸发生时有路人目睹，马路的路口也有监视摄像头，即使肇事车辆逃跑了也能通过车牌号码抓回来。司机会回来自首想必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绝非什么良心发现。

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过程中，肇事司机连家骥最初一直避而不见，只由律师出面谈判。声称可以多付赔偿金，只求尽早了结此案。叶田田的母亲田娟则坚持一定要和当事人面谈，终于让连家骥本人出现在交通局的办公室里。

他一露面，田娟就如母狮般冲上去朝他劈头盖脸乱打一气。一边打一边哭：“杀人凶手，我不要你的钱，你还我丈夫！你把丈夫还给我！”

叶田田也一边哭一边帮着母亲打人，她年纪小、力气弱，打是打不痛人的，就抓起仇人的一只手臂狠狠咬下去。七八只手来来劝，拉开了田娟却一直没办法拉开她。她像一只钳住人就不肯松开的小螃蟹，死死吊在连家骥手臂上，痛得他啾啾倒抽冷气。

律师气急败坏：“就知道家属没办法保持冷静，所以我一直代表当事人出面谈。看看，看看，这像什么话！交通意外那是意外，你们这样做可是蓄意伤人。”

如果不是叶田田当时还在换一颗乳牙，用力咬人的过程中那颗牙掉了，她还不知道会咬住连家骥多久不放。当她松开嘴时，连家骥的手臂上已经添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随即他在律师的陪同下迅速离开，当天的和解谈判不得不结束。

一场歇斯底里的发泄后，在交警队和律师的百般调解、协商下，叶田田的母亲最终还是签了和解协议接受赔偿。她必须接受现实，丈夫已经不在，生活却还要继续，孤儿寡母过日子，有赔偿永远胜过没赔偿。肇事者连家骥由律师代表出面赔偿了她们五十万，这笔赔偿金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可谓一笔巨款。可这笔巨款却是用父亲的生命换来的，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人亡家破的痛苦。

很长一段时间里，稚龄的叶田田一想到让她失去父亲的那个仇人，就幼稚地拿着粉笔到处乱写：连家 qi 是大坏蛋！连家 qi 是王八蛋！

那时连家骥这个名字她还不完全会写，就用拼音代替不会写的字。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她心里，杀父仇人，她永远不会忘记。

尽管已经时隔八年，在霍董事长的宴会上一听到连家骥这个名字时，叶田田

马上就震动了。扭头细看，不是同名同姓，细细辨认那张脸就是当年的连家骐。八年前虽然只见了他一面，但那一面她至今记忆犹新。认出了曾经咬牙切齿憎恨过的仇人，她冲动得都忘了自己身处的场合，想也不想就给了他一巴掌。

看着照片上微笑的父亲，叶田田含泪低语：“爸，今天我遇见了八年前撞死你的那个家伙连家骐，我狠狠扇了他一巴掌。这种人居然还活得那么好，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次日上午没课，叶田田离开家后便先去了公司辞职，顺便把昨天借沙美的衣服、鞋子送过去还她。

见到 Jack 时，叶田田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再挨他一顿臭骂。谁知他的表现却与昨晚截然相反，不但没有再怒气冲冲地训斥她，还表现得和颜悦色，并且不批准她辞职。

“辞什么职啊，刚给你接了新工作。霍氏机构的霍启明先生，力荐你为一家网球俱乐部拍一组宣传海报。”

霍启明这个名字叶田田还有印象，不就是昨晚宴会主人霍董事长的儿子嘛。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吧？我昨晚搞砸了霍董事长的宴会，应该得罪了他们才是，霍启明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个机会？”

Jack 这个老江湖一脸了然，慢吞吞地道：“你虽然搞砸了霍董事长的宴会，但你并没有得罪霍启明。老子赏识的人儿子不一定喜欢的。”

想起昨晚宴会上，霍启明曾经因父亲对连家骐表示欣赏而不愉悦的表现，叶田田渐渐会过意来。

“好了，辞职的事就别提了，你准备接新工作吧。报酬给得很高，你走运了。”

叶田田还意有迟疑：“可是……”

“可是什么？大好机会就别犹豫了。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说定了。”

叶田田想想也没有再拒绝，无论如何这是一份诱人的工作。拍摄宣传海报总比当捧着剪彩缎带的礼仪小姐或在商场走秀要强，赚的钱也更多。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没有再婚，独自一人把她拉扯大，吃了不少苦。如今她已经成年，课余出来兼职就是想尽可能地为母分忧。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

见她点了头，Jack 又正色道：“叶田田，既然你要继续留在公司工作，那么有件事我要和你说清楚。就是昨晚那种情况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不管你和谁有

什么私人恩怨，总之私人的问题请你私下解决。在你作为公司员工接受工作安排时，绝对不能对客人有失礼或无礼的行为，知道吗？”

Jack 一番话句句在理，叶田田也无从反驳，只能默然点头。

离开公司前，Jack 交代叶田田星期天上午九点，在校门口等公司的车来接她去那家网球俱乐部拍照。

3

下午回学校上课，叶田田几乎是踩着上课铃进的教室，差一点就迟到了。这堂课的老师一向以严厉著称，他的课几乎没人敢迟到。

同寝室的女生游星已经替叶田田在教室里占了一个座位，一见她从教室门口进来了就赶紧招手：“叶田田，到这儿来。”

和叶田田一样，游星也是 G 城本市人，娇小玲珑的一个女孩子，眼细眉淡，肤色白皙。她和叶田田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只不过以前不同班彼此并不认识。考进同一所大学念同一个专业后，先一问同为本市人，再一问还就读过同一所中学，关系自然比班上的其他同学来得要亲密。她们特意申请换成了同一间寝室，用游星的话来说是每天同吃同睡同学习同娱乐。只差一个同工作了。叶田田当初去应聘兼职模特时，游星原本也很有兴趣的，只可惜她的身高不达标，而这偏偏是模特的基本要求，只能遗憾地作罢了。

叶田田走过去还没坐稳，游星就问她：“昨晚你居然没回寝室睡觉，手机又打不通。老实交代干吗去了？不要告诉我模特公司安排你通宵加班，我可从没听说过模特走秀要走通宵的。”

“昨晚我回家去了。手机没电了，充电器又在宿舍没法充电，这会儿手机还开不了机呢。一会儿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给手机充电。”

“咦，你不是接到公司电话要你去东城区接工作吗？怎么又回家了？你家可在西城区，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呀！”

“公司安排的工作我没法完成，就干脆提前离开回家看妈妈去了。”

游星越听越不明白：“为什么没法完成？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是不是公司安排的工作有问题？”

“公司安排的工作倒没什么问题，是去一家高级会所参加一个晚宴，陪一群商界名流吃饭。”

游星睁大眼睛，又是惊讶又是羡慕：“去高级会所出席晚宴也能算工作内容？听起来这工作很不错呀！我倒想有这样一个去开眼界的机会，可惜身高不够混不进模特圈。你怎么会完成不了呢？难道是那些商界名流多喝了几杯酒后有不规矩的行为？”

“这倒没有，只是其中有一个人……我是不可能陪他吃饭的。”

“谁呀？你为什么不能陪他吃饭？”

叶田田咬牙切齿：“因为他是我的仇人。”

“仇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游星听得很是惊愕，一时激动，把原本压得极低的窃窃私语声都扬高了，讲台上的老师马上飞来一个警告的眼神。两个人都不敢再说话了，先专心听课。

下课铃响后，老师宣布下课的声音犹有余音，游星就迫不及待拉着叶田田继续追问：“刚才你说的那个仇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叶田田神色黯然：“游星，你知道我家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我爸早就去世了。”

“嗯，我知道，你告诉过我你爸在你十岁那年就因车祸去世了。”

“昨晚那场晚宴，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当年撞死我爸爸的肇事司机。”

既然说开了，叶田田干脆把昨晚的情况详细地全说给了游星听，听得她啧啧有声：“田田你真厉害，一句话都不说就一个巴掌甩过去，估计那个连家骥当时都被你打蒙了。他一定做梦都想不到请来作陪的花瓶美女会给他一耳光。毕竟像他们这种有钱人，平时早习惯了被女人如珠似宝般地捧着。”

不过她又叹气道：“可惜了，这一巴掌也把工作给打掉了。田田你应聘这家模特公司可是交了培训费的，现在不干了钱也不会退，不就打水漂了？”

当叶田田告诉游星，她打连家骥的那一巴掌不但没让她丢工作，反而意外得到一个拍摄宣传海报的机会时，游星几乎是尖叫起来：“真的吗？你真是太走运了！”

走运吗？叶田田想一想好像是有点。上午在公司，因为她意外得到拍摄宣传海报的机会，让不少同事酸溜溜地说她运气好。尤其是沙美，声音酸得几乎能拧出汁来：“没想到让你一巴掌打出个新天地来了。”

的确，动手打了连家骥后，叶田田原本是打算引咎辞职的。谁知非但不用辞

职，反而还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个机会都是那一巴掌带来的。这——算不算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暗中保佑她呢？

星期天上午九点，公司果然准时派车来校门口接叶田田，然后直接去了拍摄地点网球俱乐部。

那家俱乐部位于市新城区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段，网球场面积足有几千平方米。另外还配了一栋豪华会馆，里面有一应俱全的高尚健体康乐设施。客人打完网球后，可以去游泳池游一游，或去蒸气浴室蒸一蒸放松一下。还有譬如桥牌室、红酒吧、雪茄吧等种种娱乐场所可供选择。俱乐部实行会员制，高额的入会费让一般人根本不敢问津。

有过上次在那家私人会所的公关饭经历，叶田田走进这家高级俱乐部时，不至于表现得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她换上一套白色的网球裙装，先和一位男模搭档进行拍摄工作。

叶田田还是头一次参加拍摄工作，对着镜头难免有些不自然、放不开。摄影师耐着性子指点又指点后，终是有些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谁选的菜鸟模特？这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嘛。”

有人悄声告诉他：“听说是某公子力荐的新人，有后台呀！”

摄像师听后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不再说什么，继续耐心拍摄。

拍摄工作进展过半时，霍启明出现在俱乐部。他一身名牌运动衣，手握网球拍，显然也来这里打网球。Jack 眼尖，迎上前和他打招呼：“霍先生，你也来打球呀。”

对于 Jack 的殷勤招呼，霍启明只随意点个头算作回应，倒是笑眯眯地朝着正暂时下场休息的叶田田走过去道：“嗨，叶小姐你好。”

叶田田第一眼都没认出这个含笑对她打招呼的人是谁。毕竟那晚宴会上她没怎么留意过坐在对面的霍启明，更何况此刻一身运动装束的他与宴会上西装革履的样子也完全判若两人，便有些愣怔地一笑：“你好，请问你是……”

Jack 跟了过来，站在一旁满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叶田田，你怎么搞的？这位就是力荐你拍这组宣传海报的霍启明先生呀！你不是见过霍先生吗？”

霍启明笑得含意深深：“叶小姐看来根本不记得我这个人了，可我倒是印象深刻地记得叶小姐你呢。”

叶田田恍然大悟，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对不起，霍先生，我……我一时间没有想起来。真是非常抱歉，请原谅。”

对于叶田田面红耳赤地反复道歉，霍启明只是笑而不语。听着听着，他突然一扬手，朝着她身后的方向喊道：“家骐，这边。”

家骐，这个名字落入叶田田耳中时，她不由自主地僵了一下。下意识地一扭头，身后不远处正缓步朝这边走来的人，正是她恨得咬牙切齿的连家骐。

和霍启明一样，连家骐也是一身运动装束，手里握着一只网球拍，一目了然亦是来打网球的。当她看见他时，他的视线也正对上她一双恨恨然的眼睛。顿时脚步一滞，身形一定，眼神是始料未及的惊愕。

看见连家骐定在原地不动了，霍启明唇角一勾，似笑非笑地走过去拉他，一派貌似亲热的口气：“家骐，你还是那么准时，约好几点到就几点到，分秒不差。今天这里很热闹呢，在拍宣传海报。请来的模特小姐还是我们认识的，我刚跟她打了招呼，你也应该过去打个招呼吧，在女士面前可不能失礼呀。”

定定地看了霍启明一眼，连家骐最初惊愕的眼神迅速恢复为镇定平静。他表情淡然，声音亦淡然：“好。”

叶田田自从看见连家骐后就马上用背对着他，这个人她真是一眼都不想多看，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走到她面前，一派若无其事的口吻：“叶小姐，你好，又见面了。”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怎么能像个没事人似的坦然自若地和自己打招呼。叶田田气得手都微微发抖，真的又有一种想给他一巴掌的冲动。但是 Jack 虎视眈眈地守在一旁，满眼警告的表情，一边用眼神示意她不要冲动乱来，一边满脸堆笑地从中斡旋道：“叶田田，连先生在和你打招呼呢。刚才太吵你没听见是吧？”

叶田田僵着脸一言不发。虽然 Jack 之前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不管她和连家骐有什么私人恩怨，请她私下解决。在公司安排的工作时间内，她必须遵守公司的规定，绝不能对客人有失礼或无礼的行为。但是她可以做到不再冲动地动手打人，却没办法做到对着一个杀父仇人笑盈盈地问好打招呼。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4

场面僵住了，Jack 给叶田田使眼色使得眼球子都几乎要掉下来了。但她就是

板着脸咬着唇不肯理会面前的连家骐。

好在连家骐倒也知趣：“叶小姐似乎不太想看见我，那就不打扰你工作了。启明，你还打不打球？”

霍启明笑着点头：“打，当然打。我约了你来打网球，不可能还没上场就不打了。”

连家骐有意无意地笑道：“是吗？我还以为你今天根本不是约我来打网球的呢！”

“哈哈，怎么会呢？我可是专程约你出来打球，准备好好杀你几局。”

“是吗？但愿你不会失望。”

他们俩看似心平气和地说说笑笑，但话里含而不露的锋芒，却是彼此心知肚明。

霍启明和连家骐一起转身离去。人走开，身影却被阳光拉成斜斜长长的两道犹铺在原处。叶田田一眼瞥见，满腹的气恼郁闷突然间有了发泄之处。她一脚狠狠踩上属于连家骐的那道影子，并用力辗了两下。恨不能由此及彼踩疼辗痛影子的主人。

明明踩的只是一道虚无人影，但连家骐却似乎有所感应地一回头，正好看见叶田田有些幼稚的泄愤行为。而他的视线也如有厚重质感般，一落在叶田田身上她就有所察觉地抬起头。迎着海水般平静又深沉的眸子，她毫不示弱地更加用力在他的身影上踩几脚，就是故意踩给他看。

Jack 在一旁又好气又好笑：“小姐，你幼不幼稚呀？连先生到底和你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你要这样一而再地不给他面子。好了，别踩了，人家都已经走了。”

的确，地面上的那道人影已经渐行渐远，除非叶田田还要不依不饶地追上去踩。她当然不可能将幼稚进行到底。而那端，摄像师已经在叫她就位了。所以她并没有回答 Jack 的询问，顾左右而言他地道：“我工作去了。”

完成当日的拍摄工作后，叶田田正准备换了衣服回家，Jack 却走过来对她说：“今晚霍启明想请你一起吃饭。你没问题吧？”

模特这一行经常有应酬，但是叶田田因为入行时间短，又是兼职，经常是工作一完成就赶着回学校了。偶尔在走秀活动后参加应酬饭局，也每每都是和一帮同事一起去。

这回霍启明要单独请她吃饭，她不由有些为难：“我和他又不熟，一起单独吃饭我怕没话说会冷场，要不多叫几个人吧？”

Jack 一脸哭笑不得：“小姐，你还想叫多少人一起去呀？人家只想请你。而且这次霍启明点着名提携你，论理该你请他吃顿饭表示感谢才对。现在他要请你你倒还推三阻四。”

被 Jack 这么一说，叶田田就不好再推辞了，只能点头答应。

晚餐地点就在网球俱乐部的会所餐厅里，霍启明订了一个雅致的包厢等着。叶田田一进去，他就彬彬有礼地起来为她拉椅子，一派绅士风范。她有些拘谨地对他微笑：“霍先生，谢谢你这次给我的机会。”

他微笑道：“不用谢，这个机会我一定要给你。”

顿了顿，他又直言不讳地说道：“叶小姐，不怕老实告诉你，那晚你扇连家骐的一巴掌让我觉得很痛快。我已经知道你和他之间有什么过节儿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我怎么都要关照一下你。”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让叶田田更加明白霍启明为什么会给她这个机会了。霍启明与连家骐面和心不和，他显然很讨厌连家骐，而她很憎恨连家骐，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同盟军。有着共同的敌人，他们确实会比较容易成为朋友。

聊着聊着，叶田田起初对着霍启明的拘谨已经不知不觉去了大半。一顿饭毕，他还亲自驾车送她回学校，途中与她互换了手机号码。

存电话号码时，因为汉字同音不同字的缘故，叶田田详细问了一下霍启明的名字究竟是哪两个字。他笑道：“我的名字很好记，我爸说我出生时天边刚好亮起了启明星，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启明了。”

“启明这个名字很好哇，启动光明。”

“谢谢你的诠释，我挺喜欢。那你的名字叶田田是怎么取的？有来历吗？”

叶田田笑容一滞，她的名字是父亲叶振雄取的。在她尚未出世时就已经拟定了这个名字。

那时她家附近的公园有一处莲花池，春暮夏初渐渐蕴满一池碧色。傍晚时分父亲经常陪着怀孕的母亲一起去公园散步，每次都会在莲池旁小坐。满池莲叶无穷碧，层层叠叠铺满水面，格外青绿可爱。父亲就联想起了那首汉乐府的古辞《江